

诗词赋

白雪歌

◎贺中原

世上风雨多，
最美漫天雪。
天然去雕饰，
生性爱高洁。
不恋天堂美，
却怜尘世浊。
悄然出玉宫，
轻盈下碧落。
不肯惊世人，
随风潜入夜。
朔气凝宇宙，
玉屑填沟壑。
茫茫天地白，
皎皎清一色。

披雪登高处，
放眼看寥廓。
心事一万重，
光阴千年越。

欲共杜甫游，
忧国伤离别；
欲偕太白饮，
蜀道多谷壑；
欲随韩愈去，
踟蹰蓝关雪；
欲伴岑参行，
万树梨花落；
欲仿林逋隐，
西湖少梅鹤；
欲效七贤聚，
清谈恐误国；
欲采屈子兰，
孤芳投汨罗；
欲赏安石梅，
暗香覆冰雪；
欲寻王质斧，
隔世有烂柯；
欲作冯谖怨，
弹铗赋长歌；
欲学岳飞啸，
壮怀空激烈。

嗟夫！
老树知岁晚，
白雪识高洁。
晶莹善其身，
白玉持其节。
污泥不可染，
冰心辨清浊。
天寒衷肠热，
清怀待春色。
静候风雷动，
消融滋干渴。

何如乐天悯，
炭车辗冰辙；
何如子厚健，
独酌寒江雪；
何如东坡爽，
樽酒酹江月；
何如板桥明，
清竹有劲节；
何如渊明真，
斗米腰难折；
何如易安俊，
生当作人杰；
何如弃疾豪，
梦回闻鼓角；
何如放翁壮，
铁马跃冰河；
何如范公贤，
天下共忧乐；
何如文山忠，
丹心照史册。

噫吁兮！
且将手中笔，
付与秦时雄关汉时月；
且将杯中酒，
同酌千里高山九曲河。

愿将皑皑雪，
化作春光千万朵；
愿将潺潺水，
洗尽浮华显本色。

尘世从此少污浊，
明净胜似眼前雪。
人间从此无冷漠，
大千世界同凉热。
身居逍遥雪晴阁，
心似翩然云中鹤。
赋诗非为稻粱谋，
但愿一识春风客！
待到积雪消融日，
为君翻唱《白雪歌》！

话家常

隆冬时节，老宅院内干枯的樱花树在凛冽的寒风里，摇晃着光秃秃的身子，寒风吹过，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这棵樱花树是母亲亲手栽下的，已生长了二十多年，随着母亲的离世，樱花树落下了满树繁华，匆匆谢幕，母亲和樱花树的故事也收藏进我的记忆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黑山小区分到了新房，这个小区紧靠当时刚刚落成的黑山公园，那个时候儿子还很小，母亲经常领儿子到黑山公园游玩。

黑山公园内亭台楼阁样样齐全，在山坡空地和蜿蜒的水泥小径两旁，园林工人栽植了大量的樱花树。春天来临，樱花树开出了簇簇粉红色花朵，尽管树冠不大，但花朵十分清新娇艳，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樱花，喜不自禁。

回家后母亲把对樱花的喜爱说给我听，让我设法给她买两棵樱花树苗，栽到老宅的院子里。那个时候樱花树刚刚引种到黄岛，我多方打探都没有买到，母亲为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几年之后，大哥从外地购买了几棵樱花树苗，母亲如获至宝，在老宅的房门两侧各栽上一棵。当年夏天，雨量充沛，房门右侧的一棵由于地势低洼，不久受涝枯死，母亲心痛了很久时间。

母亲对另一棵樱花树格外上心，下雨时挖沟排水，天旱时及时浇灌，定期打药和追肥，到了冬季在树干上包上厚厚的草垫以防冻伤。每年母亲还迷信的为樱花树拴上红布条，保佑它茁壮成长。几年之后樱花树就长得枝繁叶茂，每到四月份春风吹开满树花蕾，粉红色的双樱迎风怒放，这个时候母亲最高兴的事就是接待街坊邻居来家里赏花，交流栽植樱花树的许多心得。

时间一年年过去，母亲一年年变老。母亲独立生活已经有一些不便，我们兄弟三人商量把母亲接到城里轮流居住，母亲对小院里的樱花树还是恋恋不舍。到城里居住后，遵照母亲的意愿，我定期回老宅给樱花树浇水、施肥、打药，每年樱花盛开季节我都会用车拉着母亲回老家看樱花。

母亲近九十岁的高龄经不起频繁变换住所的折腾，与两个哥哥商量后，我决定翻修老宅，接母亲回老家固定养老。母亲担心房屋改造伤及樱花树，一

笔趣亭

有时候感觉生活不是被套路就是在被套路的路上，连买个菜似乎都逃脱不了。

周末去市场买海货，喜欢去一个叫大个子的海鲜店买，鱼虾新鲜价格公道，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他那位有个性的老婆，不是说她有多好看，而是平时不是戴一顶红色的帽子就是干脆把头发直接染红，时间久了，姑且就给她起了个“小红帽”的雅号。

貌似忠厚纯朴的她，实则也不乏小商贩的狡黠。我喜欢去他家买虾，买二十块钱的，她会给你称三十块钱的，然后憨憨地问你要不要，你能怎么说

文艺风

冬日，大地似乎失去了生机，尤其在北方，一派苍茫，那种萧瑟、凋零、风雪、冰冻，给人们带来多许不适的反应。可当你用心灵去感悟这一切时，却是另一番诗情画意。

风雪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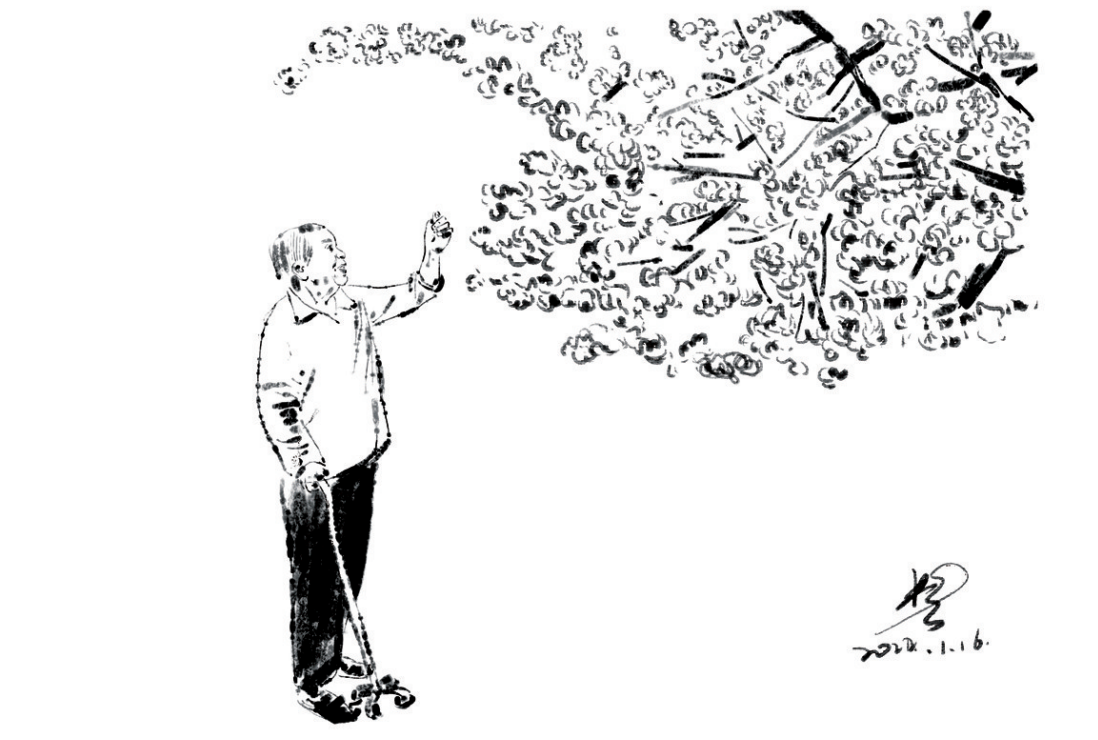
寒风和白雪是冬日之常客。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场风雪即与大地不约而遇。乡村人家，便早早关好鸡笼和猪、羊圈，人们也大都闭门待在家里。老人们围在火炉旁打起了麻将，正在读书的孩子便在灯下书写作业，特别是那些于来年夏季欲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更是争分夺秒地在灯下攻克着每一道难题。整个夜晚，一座村庄都被风雪笼罩着，显得深沉而寂静。

突然，从村口传来一阵狗叫声，夜晚在村里，只要有一条狗叫，其余的狗都会被唤醒，一阵汪汪声便连成一片，使沉静的夜晚有了几多灵性。随后，一阵马达声便由远而近停在了邻居的车库门前。这时，总爱操心的老伯便披上了他的老羊皮袄，嘴里含着他那旱烟袋出门看望出车归来的小柱子去了。柱子是村里的运输专业户，不到三十岁的他，自己养十几辆车，什么卡车、半挂、大头、客货两用，品种挺全，还有两辆奥迪轿车和一辆12座的丰田面包。一年下来，净赚一百多万。柱子是总经理，一般不出车，只负责管理。大概这几天天气不好，他也是放心不下，可能跟车才回来。论辈份，柱子叫老伯是二爷爷。他见二爷爷出门看他，便感激地说：“二爷，下大雪，天这么冷，您老还出门看我！”“唉！越是天不好啊，我心里就放不下哪。风雪天，开车慢点。实在不行，就在城里宿一夜，等白天风雪停了再往回赶。”“还让您老牵挂着，我没事。这不，快过年了，乡亲们等着用年货哪！给三婶家代买的70英寸大屏彩电需试用几天，若不好还要到商家调换呢。再说了，现如今，咱村通城里的路比前几年好多了，都是四车道的沥青路，下这么点雪不碍事。”爷俩唠了会儿，各自回家了。

天快亮了时，风雪停了。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孩子们都不肯放过这良机，也顾不得睡懒觉，早早爬起来，在院子里与伙伴们一起堆雪人玩。远处河边树上挂满一簇簇雪坨，真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意景。再看远处的山峰，在阳光的照射下，银装素裹，时隐时现，这真真印证了唐代元稹的妙句：

母亲和樱花树

薛立全



再嘱咐我要保护好它。老宅很快翻修一新，等到城里的暖气一停，我就接母亲回翻修后的老宅居住。

那年春天樱花树就像是為了迎接久别重逢的客人，樱花开得热烈而奔放，花朵密集、花头硕大的双樱缀满枝头，直径达五六米的树冠像粉红色的彩霞映红了半个小院。母亲每天都要拄着特别加固的四脚拐棍，到樱花树下观赏几番，每到这时我都会搬出藤椅、茶几，陪母亲在樱花树下喝茶、赏樱、聊天，享受樱花带来的快乐。

天有不测风云。搬回老宅居住的第二个年头，母亲身体出现了状况，在短暂的医院治疗后，遵照大夫的建议母亲回家静养，我们兄弟三人轮流24小时陪护。

就在这段时间，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樱花树的叶子无精打采，失去光泽，仔细查看，发现樱花树的根部长出了大片根瘤，我打电话咨询学植物的同学，她

我与“小红帽”的套路点滴

孟宇航

呢？后来，我也长了心眼，去就说买一斤，她却又一次憨憨的对你说快一斤半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也是屡次败在她的手上，心中有憋屈，但总是因那憨憨的纯朴而侧隐。

今天，孩子说要吃火锅，自然而然地我又到了他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本想买二十块钱虾的我，不看菜谱看兵法，以退为进，咬咬牙对着“小红帽”说，来十五块钱的。“小红帽”听后，迟疑了那么两秒钟，不慌不忙地走到摊前，喃喃自语道：“一只、两只、三只……十二只……”完了，她使了一招张冠李戴，

冬日拾零

孙宪武

“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云。”

麻雀

鸟语花香不是在这季节里应有的。尤其是鸟儿，大部分都迁徙到暖和的南方去了，只有喜鹊和麻雀这两种鸟与北方人不离不弃。

喜鹊可独飞独行，而麻雀则群飞群聚，天生爱结伙凑热闹。可它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麻雀连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称为“四害”。当时，国家爱国卫生委员会专门发出通知，在全国掀起除“四害”的运动。记得当时中、小学生多次召开动员大会，要求人人动手除“四害”，并定了任务指标，其中消灭1只麻雀或老鼠顶消灭50只苍蝇或蚊子。为了完成任务，我请求邻居哑巴叔帮忙，他聪明能干，一次用网就网了十几只麻雀，弄死后我交给老师，结果我成了全班第一名，学校还颁发给我一张“消灭‘四害’能手”的奖状。

那个年代，真是弄不明白，老鼠、苍蝇和蚊子是对人有传染疫病之害而必除之，至今仍在必除之列。而麻雀作为鸟类的一种，并无传染病疫之害，为何要遭必杀而后快之祸呢？不过是因为在生活困难时期，它与人争吃粮食而被列入了必除之的黑名单。随着社会物质的丰富和人们对文明生态的醒悟，麻雀早被摘掉了“四害”的帽子，并得以充分繁殖，愉快地回到受人类保护的自然人物共同体，与人类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给予的馈赠。

平日里，麻雀总是成群地飞落在人们居住的房前屋后，在那儿觅食人们散落的食物。有时在饭店作坊的周围，人们在搬运食材时会经常丢失一些米粒，麻雀便结队飞来拣食这些不宜浪费的粮食。尽管这时忙碌的人们在穿梭运行，麻雀却并无惧意，因为它们知道人们不会伤害它们，尽可无妨享用美食。在美食中，有时只听到叮叮哒哒的有韵律的啄食声，有时会响起叽叽喳喳的争吵声，这忽高忽低的天籁之音，犹如一支大自然的轻音乐，在人们紧张的劳动和弦。

一场大雪过后，一群群的麻雀依旧会在到处觅食。有的在饭馆作坊周围觅丢失的米粒，有的会在雪地里寻找盖在厚雪身下的草层散落的草籽。这时，一位调皮的小男孩会悄悄走近雪地里的那群麻雀旁，突然从嘴里发出一声“咕咚”的声音，麻雀被突如其来的响声着实惊着了，便不约而同地飞向蓝

告诉我樱花树的这种病是不治之症，当时我心头一震，内心掠过一丝不祥的感觉。

母亲在卧床8个月之后，最终还是没有挺过来，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是在春天的一个夜晚走的，那一天我一直陪在她的床头，中午时分，母亲有了一些精神，她用微弱的声音问我：“樱花开了吗？”我趴在她的耳朵上回答：“樱花开了，今天是第一天开放！”我立马到小院里用手机多角度拍摄樱花树，这才发现，这年的樱花花蕾比往年少了很多，花朵稀疏、花头瘦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我把手机拍摄的照片拿到母亲眼前，她看过照片微微点了点头。

母亲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樱花树没有开花，只是长出了少量皱皱巴巴的小叶片，随后的半年，小叶片也慢慢脱落，留下了苍老而干枯的树枝，孤零零挺立在老宅的小院里。

见招拆招

见招拆招，十五块钱陡然变成了十五只，我慌忙地说好了好了，她却设有听见似的执着地数到了十五只。此时，我的脸黑了，心也早已石化。

称了称，她又一次招牌式的憨憨朝我笑道：“十九块钱了。”唉，又一次完败，我拎着虾，在“小红帽”的憨笑中离开了，她也下战书似地喊道：“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生活逃不脱套路与被套路，有时也乐在其中，走在“小红帽”的套路大道上，不知下次的过招又会是哪招拆哪招。

烤地瓜

烤地瓜，是冬日里点缀在北方街头、车站的一道风景。地瓜有的地方称红薯或白薯。在我们老家就叫地瓜。而地瓜又分春地瓜和夏地瓜，春地瓜一般春天栽在山岭地里，较为耐旱，生产期较长，长得块头粗壮，口味甘甜有面；夏地瓜是夏天栽在平原麦茬地里的，喜欢雨水，生产期较短，长得瘦长，吃起来甜软。一般烤春地瓜价钱略贵一点。

地瓜，过去在老家是农家的当家口粮。而如今，地瓜也成了农家的稀罕食物，不像从前饭桌上上一顿、下一顿全是煮地瓜。现在地瓜的品种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大都是含糖量高的红瓤的，也都是用电烤箱一周烤一两次吃。有的人家为了吃口感，还专门自制了烤地瓜的烤炉：外面用一个旧大柴油铁桶包起来，内炉膛用黄泥加护固壁制作，用木炭作燃料。用这种炉烤出的地瓜外流油、瓤香甜，只不过要多花点时间和工夫。

城市里卖烤地瓜的，电烤炉没地儿接电源，也都是烧木炭的烤炉，用手推车拉着，行动也方便。

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这些卖烤地瓜的就三三两两地抢占公交车密集的车站、人气比较旺的地角，也不用吆喝叫卖，那些年轻的下班族正在等公交车，站得久了，又冷又饿，自然就排起了队买烤地瓜吃。也有的老人刚从幼儿园里接出孙子(女)在等公交车，小孩哼哼唧唧地要吃烤地瓜，老人不得不用笑脸央求排在队伍前面的姑娘：“孩子急闹着要，不好意思，我插队你前头行吗？”姑娘并无阻挡地让开：“您清！”

天气尽管很冷，等车的人们手里的烤地瓜那一缕缕热气穿绕在人群中，这暖甜的气流将冬日黄昏的寒流冲淡了不少。

人们总觉得，冬日里大自然缺少了美感。其实，大自然一年四季都是绚丽多彩的，并不缺少美，而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悟美的心灵。